

四  
書  
輯  
釋

孟子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  
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犬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

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

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生故以此爲問○張氏曰謂枉

利之說而有是言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靴

又見萬章下篇及左傳云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辟曰臣不見波冠故不敢進元首也志士固窮常

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

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音虞人招之

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

之邪此以上是掌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張氏曰虞人守官

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雖非其職則見利忘義矣自有重

情親之必重一死而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存事無

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天命之下則凡可以辭死者無不

下不為之心也人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  
與平声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語錄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援天下之其害更甚事事自家身既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事不可顛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終有利必有善吾雖顛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

輔氏曰一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在小直大之

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

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範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声遇上声女音

汝爲去声舍上声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爾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

與之乘爲之御也復反又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

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

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嬖奚詭遇

而後中去聲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

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語錄詭遇是

底行險是做人不做做底○饒氏曰射者是與禽獸來迎而

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

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

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

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意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震

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二反必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

兩端有焉曰比而得禽獸則若丘

比而得禽獸則若丘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一一中去聲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

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

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

孟豈不欲道之行哉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

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識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

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

則此意以清孟子此章篇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

知自君子觀之守執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笑身莫大焉

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次而不能行道

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

篇第上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方章下篇第七章

萬章曰取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以不見諸侯言

意謂枉尺

取非其招不

此孟子引

以明其言

枉尋

所屈者小

往也如不待

虞人之事

以明其言

直尺

招而往何哉

以明其言

以明其言

直尺

陳代問孟子

以大王小霸言

意謂直

所伸者大

比而得禽獸

往見之意

雖若丘陵弗

此孟子引

爲也如狂道

以明不可

以道言

安能

直人

亦爲

右第一章

孟子六卷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

故諸侯懼也。

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熄，如火之熄，所以真猶火滅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冠去声，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

如於首曰冠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

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何設苟容竊

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鏡氏曰。儀衛雖

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一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不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語錄此心廓然无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隨便是。居天

下之廣居。便是君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此子不當於此。這

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又推而見於事。則無此子

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道。便是由義論上。而無此子

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而自然能立天不之正位。行大

道。是用費之能。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心上說。行

道。文曰。正位。就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通曰。集註於

三句。雖平。雖能。歸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

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與民

由之。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



共由此仁禮義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道即仁禮義  
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道即仁禮義  
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  
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賊武。○何叔京各錄曰戰  
又易至貧賤震懼。故多挫其志。氣。○何叔京各錄曰戰  
國之時聖賢道否。即卸天下不復。反扶又見其德業之盛。但見  
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反以念可畏道以為大丈夫。不知由  
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集錄居費居以下。惟  
血富貴不能。窮賤不能。後感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  
此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有是病。快三復令人憚  
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  
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  
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也。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  
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牽不以此也。此者何也。  
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通曰當時但見姦巧  
人。氣燄可畏。豈知聖賢則大浩然之氣哉。

以姦巧之徒言

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阿諛苟容切取權勢  
乃妾婦順從之道此  
景春之所謂大丈夫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居仁立禮行義此  
大丈夫之事正孟  
子之所謂大丈夫

右第二章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懸反質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禮記曰皇皇正也出疆請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

如士則執雉也

通鑑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庶人執鷩音木土商執雞摯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執質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鷩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先雞取其守時而動出疆載之

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声此

**通說**

辨雙峯曰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

三月便廢此一祭故可弔吊其不得祭米吊其不得君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血武未反

禮曰諸侯爲藉蔡音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

助以終畝收而藏之禮廩以供宗廟之粢盛**通說**記祭義昔

禮千畝冕而朱紘也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體醴粢音谷盛於足乎

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師其屬而耕耨王藉以

耕諸侯九推無人終于畝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

耘茅紘之音成無祭祀所用也稷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

盛○穀梁傳曰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饑菜盛王后親蚕以

供祭服甸栗十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蠶之節應甸甸師掌田之

官也三宮二夫人也宗廟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蒸繭反

之禮君親割夫夫人親春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蒸繭反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世婦使繅以爲繡黻音斧文音周禮文官考工記曰青

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而服以祀先王先公禮記祭義

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綉而服以祀先王先公禮記祭義

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爲之及夫所之胡君皮弁素

積小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大昕季春朔

日之朝也諸侯三宮羊王后也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疾

以食之風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蚕蚕性惡濕出婦卒蚕

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之服因少年以禮之交良日夫人

繅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

以爲繡黻文章服既成君通許謙曰然以細爲之而爲兩端

服以祭先王公城之至也通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

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主后之衣猶王之袞衣二皆皆王

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審一王之後與○吳

柱曰副編髮爲之所以覆首爲飾禕者同刻繡爲之形而

其畫之綴於衣也○趙直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禕衣

以各冠冕之官副遺象若今之步搖副禕皆祭服又曰士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

特殺也

反

所以覆

數

器者

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

言之以竟子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

祭一日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

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

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告上声效音  
對隙十六通反惡去声

晉國解見

反形

首篇什國請君子游宦之國賢意以孟子不

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切  
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灼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  
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  
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通曰集註未二句与論語解不  
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聲以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  
從古之入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  
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  
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  
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一  
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情語如此孝者當如此看

周齊問仕

以不申其道之難言

以不申其道之難言

丈夫願有室女子願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此見君子不  
切身以亂倫

鑽穴隙相窺踰牆相

此見君子不

從父母國人皆賤之

徇利而忘義

右第三章

孟子卷之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乎。更平。乘

傳直亦忒反。簞音州。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孟子歷聘仕。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爲泰陋矣。

**通列**

程

曰直亦反。谷正其音更。作張亦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柱亦反。內訓通殊附會。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賢

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先

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遺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季有功於吾道甚太孟子蓋自謂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

音闕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爲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爲有以補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

志之發而祿之哉如以通政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

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以謹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慢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闕



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其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曰當明功利之說盛不知王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猶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爲無事而食如王子莖問士何事不素養食者皆足此意卑尙儉明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也先師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傳樂子第從之則孝悌出信縱未能爲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在聖之絕學而爲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爲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爲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餮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以博食諸侯言

無功食祿以過於泰此彭更發問之意

以食功言

梓匠輪輿此尊梓匠輪輿皆可得食

以盡禮受天下言

大德得祿切不爲泰此子子荅問之言

以守道言

入孝出悌此見輕而不得食爲仁義

右第卅四章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夫

萬章孟子弟子宋主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

下疑即此時也圖說王東敗齊取五城南破楚取地三百里

西敗魏軍乃與齊親天注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練宋宋其

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偃王去號是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道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道唯季反盛音成在

食之食音嗣要  
平平音納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慮湯之

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之誥也

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或問書所謂葛伯仇餉若其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夫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正共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反形甸前篇此湯所

王之事也 **誦效** 趙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頤既伐昆吾夏

祭韋來韋也頤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

先伐韋顛克之昆夷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商曰周曰章曰  
商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豎凡六伐餘無可放

有彼不爲臣東征綴厥士女匪厥玄黃忽我周王見休  
陸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  
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爲惡而  
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  
女以匪盛赍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  
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  
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  
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  
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大誓庸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  
不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  
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此武王行

不行王政公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  
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  
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  
畏而已矣趙氏註修德无小暴慢无強見補之曰修德无小  
能修德則小可大暴慢无強遇修德則強必弱

又湯行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若大旱之望雨

仁政。

○孟子曰：君子迎君子，小人迎小人，皆臣附于大邑周。○  
○四海之內皆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

右第五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去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張氏曰  
之問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蔽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自  
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有孟子而動不勝不能知  
他尚何望焉○通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篇正外通者前章謂  
宋不行之王政後章曰能十去國而之征見得矣不能存王  
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以楚之爲語**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味之不可以齊

此言寡不勝衆小人多而君子獨無

**以楚之爲語**

一薛居州長幼卑尊皆非誰與爲善

以成正君之功也

右第六章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其道斯可以見矣辨法去聲納同

段干木魯文侯時人也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  
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己自適甚也  
過甚而  
之切也補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仕見同君如二君屈己則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之見音現惡  
去聲瞰音賜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  
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人拜  
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  
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  
先來加禮也往答其禮也  
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魯有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魯馬業反

為有皦皦音昧謂笑強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

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比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

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觀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

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其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

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媚以求合也魯有謂笑強下同而

言者何以異。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

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君子則勇果決故以夫同而言

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

其資質然亦是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辱賤而可恥田氏廷直曰君子所

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受已于木池廉貴乎中而已夫則  
幾太柔者也孔子於首之幾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詳之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之稅也己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非君子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豈月攘一雞何以異哉請輕之

不為月攘一雞不知其非義不智也君子曰君子之德不速改不勇也

不為月攘一雞不知其非義不智也君子曰君子之德不速改不勇也

不為月攘一雞不知其非義不智也君子曰君子之德不速改不勇也

不為月攘一雞不知其非義不智也君子曰君子之德不速改不勇也

不為月攘一雞不知其非義不智也君子曰君子之德不速改不勇也

右第八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去子好辯敢問何也子學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去聲

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

常也申言此二句以結之一治一亂惟孟子曰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

三綱皆不得而已也一治一亂此章綱領而文節節相應

之亂也申言此二句以結之一治一亂惟孟子曰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

於治而事理生人者肯得有失焉而治焉治夫焉而亂也治夫焉而

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也治夫焉而亂也治夫焉而

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通曰古今一治一亂

相尋於無窮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

於是乎轉反覆相尋於是乎轉反覆相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去夏爲巢者爲管管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音

降又胡音  
湖江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

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澤水澤湖洞無涯之水也

警戒也此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斯自堯起

有徵也澤水自擊于氣化而曰警言未嘗一治也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求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道則

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道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

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洪氏曰此一治氣化而

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輔氏曰此一治氣化而

相參者也夫入類鳥獸亦相為多真蓋同稟於氣故也繫氣

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繫氣少聖人

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自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德順汁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衆音釋行去声  
下同沛滂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桀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

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  
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  
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告夫虎豹羣象之害此也  
輔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此暴行始作  
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道理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羣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跌相去去声  
奄平去声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蘇晉器曰奄字書依體右通用  
衣檢衣廉二反陸氏於書及左

傳子孟子皆無音說又衣檢反益周公所誅奄國廣韻音同玉  
篇烏救反註周所伐商奄也獨廣韻又音史廉反集註但云







天聖道人也故威其不而罪聖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  
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孔子雖不能因治道於  
世蓋在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  
得已於有言者足以為  
何錄使博恐未足以為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  
箇治法也道理光明助黎蒸有能率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  
書掌不文也作想人不得見人知勤用其筆削之而其善大  
有亦何嘗有意用其字使人知勤用其筆削之而其善大  
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  
子有所懼而不敢犯孔子得位以觀亂而反之正然討亂  
垂治天其功又大於禹矣○潛室傳曰此謂聖人  
法繩諸侯所廢所興皆長奉行王法此聖人  
能知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夫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  
萬世之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揚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長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厥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物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言  
孽波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

無差

楚宜反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

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

形句反

首篇充塞仁

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通曰不申則曰橫孟子引儀之

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輔氏曰此一

事相符者也。語錄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

無君者蓋揚氏見出入管管於名利理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

物察其身以自高如荷簣被鉤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察身

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

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

則是非。尹子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一者之所以爲禽獸

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享專於爲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

使一人不拔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

差些子其未流至於無父無君楊氏見出上人營營於名利

是也然使人皆如此繁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兼理合便是

無君墨氏見出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

所少為禽獸也

吾為此懼閉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扶又反

閉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饒氏曰

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

治也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輔氏曰此一治又純

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

下而亞於孔子也通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



此云是亦一治也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

甚於楊墨之異端言蓋楊氏為去志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

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見黃老而生刑各著書二篇號曰申

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曰申

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為不如非故孟

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

比所以為害尤甚我語錄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

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滿物外僅足其身不肖出務之人只

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墨只是硬怠地做佛氏最有精緻

動得人歎本朝許多候好人無不陷焉

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

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

尤甚。楊氏曰音觀出臣道寒佛老與子道絕又曰異端

絕於中因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胡瑗王

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

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髮佛有妻子

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不執持是

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无明此理夫

何復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一又曰釋氏有出家出

出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它不以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  
可也至於出則怎生出得既道出出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  
土始得然又謂飲而飢念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  
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無碍觀警如鏡燈之類  
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  
蔽之日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以是而非古夫大亂  
真者矣因并州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去聲之也總結上文也真氏曰二聖事雖不同而  
極則一也其被天下之患立生民之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形何反下上篇承當也鏡氏曰子孟子所以引戎狄辨  
解見音向舒者以掃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二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  
好聲

波濤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

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

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

之故哉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

尤甚於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辨力救之也○語錄當時

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龐龐底君

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焦

地說所謂揚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之孝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或

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

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

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

未之不可不慮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

知仁義之所在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其

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

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懸如此

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難得其本而不免於多

言也○然置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恐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亦曰予邦殛天

命○孟子子六卷

取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  
辨之小辯而遂較不言哉○饒氏曰問邪說被行如何分曰  
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誠其辭愈見淫蕩該行端辟自邪說上  
來故者放廢誼絕○通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  
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  
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易論有於不正哉孟子之辨拳拳欲  
正人心其仕也亦  
必先於正君心

### 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  
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  
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  
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輔氏曰此義自朱  
自任者重而望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  
於人者切矣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  
亂賊之黨可知矣如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開先聖之道爲開  
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語錄出邪則入  
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揚  
墨者已提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

賊之意同。○條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若說道賊有  
人見之若若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主人若說道賊也  
可惡。這便喚做賊之黨。○或問不許亂賊而謂人勿許者。蓋  
道之黨也不拒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  
之嚴至於此。○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  
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  
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待各聖賢之心也。語錄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  
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  
與得聖賢出來補救。周全。猶得猶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  
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  
量直有闕。闕乾坤之功。通文  
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二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  
段。總結前面。前以子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子不得已。一句  
結。合既而又。欲  
上不得已去。

孟子好辯

久矣

夫下  
之生

此言氣當竟之時。此使禹治之。禹抑洪水  
化盛衰。水逆行。民  
人爭得無所定。

亂一然後人得一  
也。平土而居也。

而天下平  
是也

失反覆。堯舜既沒

此周公相武

此周公兼夷

一治



右第九章

亂

相鄰理暴君代作一辭位顯渴二形暴狂也  
之常也及紂大亂也天下大悅也治而百姓寧是也

世衰道微邪

此乃周

孔子懼作

此言孔子作

孔子成春秋

說暴行又作室東迂

春秋春秋

賊則致治之

而亂臣賊子

臣弑君有之之後又

天子事也

法垂於萬世

懼者是也

子弑父有之一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此乃楊

吾為此懼

此孟子雖不

我亦欲正人

放恣處士橫議墨道行

閉先聖之

得時然楊墨

心息邪說距

揚墨之道不息之時又

道距揚墨

之害自此滅

鼓行放淫辭

孔子之道不著一亂也

放淫辭邪

亡君臣父子

以承三聖者

說不得作

墜亦一治也

即此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

於音曹咽音宴

於音烏下於陵同

於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螭蟻首  
螭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子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螭而後可者也平聲劬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

而滿之也操法所守也螭立螭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

滿其所守之志則惟立螭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補氏

俗奢後效說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丘  
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子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

夫螭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齒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賦音扶  
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螭無求於人而

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蠅之廉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慮

辟纊也纊纊昧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餼者已頽頽曰惡用是餽餽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餼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餽餽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 餼音餼 頽音頽 餼音餼 頽音頽

賦同子六反惡平声 魚乙反生音姓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

於

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已仲子也餽餽餼聲也頽頽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

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故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旣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而爲三才無人則天也。亦不能以類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或謂爲不義仲子誠非中義而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曰仲子齊室或謂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自恃或謂逆作也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不義得之而非自恃哉婦小行以妨大倫是乃亂也亂俗之尤乎中而巳言出於心者也所謂猶者則亦言行之謂仲子過乎中而已言出於心者也

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仲子之性重於妻兒

之居愈於陵乎。惟其私見所由亂其倫。至極也。人多  
感於其亦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由之貪易見而仲子  
矣。其子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問所以出俗而窮仁義反復  
之徒。其蓋有以也。夫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思  
食兄之蓋有以也。夫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思  
所養之矣。或曰。諸侯之取人。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思  
受之矣。或曰。諸侯之取人。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思  
而於妻則反。食孟子於之。而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  
盡心。上篇。仲子不信其大者。苟取也。此章當參看  
云。以當辨。兼有分。辨不之。廉也。此章當參看  
此。兼字當辨。兼有分。辨不之。廉也。此章當參看  
爲。兼字當辨。兼有分。辨不之。廉也。此章當參看  
可以爲廉耳。未能如。則之廉。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  
之廉字。

陳仲子

孟子卷之六

織屨辟纒

小廉無取

右第十章

孟子卷之六

辟兄離母

大倫已失

孟子卷之六

學子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蕭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通文熊禾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

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震曰

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章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

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仁在仁去不仁也三章

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在仁之分也四

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

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

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祭紉毀民歸於天下九章言不

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發明世之足無一

救出至此而經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

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

諸侯之師文王言弗求聚斂則病當出率土地而食人

肉解言事觀善辨之事  
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貞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  
器也所運以爲圓之錘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尺也師曠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箛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

大音秦蕤音千反音候姑洗音先蕤音儒反音逆賓夷則無射音亦爲陽大呂夾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趙氏曰只言六律

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

大夏西戎之國昆侖谷名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

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

爲太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也合是謂鍾

本律十有一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

二曰太簇一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

陽宣氣二曰林鍾二曰南呂二曰應鍾四曰大呂

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

五音宮商

角徵

反

羽也

范氏曰

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

程復心曰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昆

崑

崑

崑

崑

崑

天下之法度也

通致

命之陰

取竹之解

谷生其數厚均者

斷

斷

斷

斷

斷

兩節間而吹之

以爲黃鐘之宮

制十二律以制五聲

五聲中又有高下

聖人制五聲以括之

又

又

又

又

又

所謂律和聲也

樂律自黃鐘至仲呂

皆屬陽自夾賓至應鍾

皆屬陰此一箇大陰

陽黃鐘爲陽

大呂爲陰

陽五音始於宮

宮數

四

八

皆屬陰此一箇大陰

陽黃鐘爲陽

大呂爲陰

陽五音始於宮

宮數

四

八

四

八

四

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

以數之多少爲尊卑

故曰宮商角徵羽

吳徵曰五聲最清者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爲羽

者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長短以律管長短定之

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

而高下無定

者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入音皆然而無出

分釐之差

然後其聲勻

調歌聲勻

調施之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五律黃鐘者

陽氣助陽宣氣

也言

陰陽皆律故謂之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最清者

爲羽

於子十一

天養者

太也

洗鮮也

言

陰陽皆律故謂之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而子十一

天養者

太也

洗鮮也

言

陰陽皆律故謂之

爲羽

十二管長者爲商

濁短者爲角

清者爲徵

刑法也

位於申七月

射終也

言

萬物隨陽而終

當復隨陰而

起無有終已

位於戌九月

助也

謂陽氣方生



位丑十二月夾者字申言萬物字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  
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來而酉行又謂陽氣盛長  
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  
野又林眾也方物成就種類繁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  
皆秀有懷任象八月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助助陽  
成功也位於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張之也又  
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  
塞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泯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聞去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都玩死刑

必為去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武帝天

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矣道宜皆以麩為之  
於是朝野諱諱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  
座乃議以大脯代二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  
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麩  
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采菓茹飯而已粥米之不精  
者歸着絡去盡力制三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絲卑熊後宮貴統

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擇。或謀反事。竟亦由而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事。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

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德者。又在此。先王之道。

也。曰。是心足以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非謂專恃此心。

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非謂專恃此心。

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身但此。

雖聖人復起。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

扶法。制之善。而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

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非謂心外有法。而後於他。

之。馬則雖有仁心。而未能免於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

氏。曰。引齊宣王曰。梁武帝爲有仁心。不至於苦。論者。幾希矣。

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

日。行。先。王。之。道。則。一。而。已。其。真。仁。心。通。曰。上。文。曰。宣。王。有。仁。心。而。不。

是。爲。美。意。有。仁。心。則。能。行。此。道。於。心。則。此。道。爲。良。法。於。中。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  
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法讀法平價  
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闕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又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正謂此也語錄  
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講權審量謂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仕雖匹夫匹婦之賤廢不孝也後之以君而後王臣必孝而後  
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天下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  
願之實有能不為物之混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  
政德禮脩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  
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賦訟期會之  
問者俗吏也必俗吏之所為而欲與三代疑隆非所問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

詩大雅假朱子詩傳

樂百篇

之篇

愆過也

率循也

章典法也

所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輔氏曰：過差謂用

照顧不及，或專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負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反被去也。此言古之聖人既

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

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輔氏曰：規

方，負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

之使天下不能偏天下，而後出也。被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

之使天下不能偏天下，而後出也。被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

之使天下不能偏天下，而後出也。被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

**通政**

張師

聖人既明力焉。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之以六律。皆當句。許。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鄒氏曰。自言者。至此言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

播。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度。音。下。量。之。度。也。

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錄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人信得及自然依那道行，不敢偷越。推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除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刑脚曰道，疾相言也。如唐賈之百揆，即以義理揆度百事者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關同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詘與爲亂。小人學道

不孝則不識道理，易。鄉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事焉。

於犯分而爲亂矣。若語錄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

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尚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襄氏曰三綱五帶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孝則綱常日以偷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此廢於上而孝猶傳於下則庶幾斷道未泯而猶觀其可行也。○暴行並作而國隨喪之。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泚泚

蹶居衛反泚七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泚泚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

覆周室群臣無得泚泚然不急救正之

泚泚猶水泉也

水音徒合反

水泉即泚泚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水泉也

非詆毀也

詆曲禮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

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

地者敬君之至也語錄恭與敬大際心一難只是恭意思較

難底工夫○或問所謂障善閉邪者奈何曰若有矯邪心所當

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閉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

此其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附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

敬者如中庸萬善書允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

害其君之甚也語錄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善若度其君不

小康而不足以成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備之以仁義

皆足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拯等之事望其君

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

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也語錄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善若度其君不

天一方蹶至此明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君去

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皆名不實也

通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  
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今有仁心  
民不被澤

此不行先  
王之道者

故曰

徒善不足  
為政徒法  
不能自行

此論有仁心  
仁聞而不行  
先王之道者

詩云不怨  
不忘率由  
舊章

此能遵先  
王之法者

故曰

為高必因  
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  
為政必  
因先王之道

此論以仁心  
仁聞而行先  
王之道者

離婁之明  
公輸之巧  
師曠之聰  
堯舜之道

不以六律

不能

正五音

此言治天下  
不可无法度  
仁政者治天  
下之法度也

是以

不仁而  
在高位

上无道揆  
下无法守  
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

此見為上  
而不遵先  
故曰

上无礼下  
无孝賊民

此以行先  
王之道者  
具喪无日  
責於其君

詩曰

天之方事君无義

此見爲下

故曰

責難謂之此以行先

無然進退无礼

而不遵先

言非先王

王之法者

邪謂之敬清於其臣

右第一章

○子思子曰規矩方直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

形句反

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直之理猶聖

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直之極此孟子所

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語錄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

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也○張氏曰堯舜  
盡君臣之道其性者益也無所虧焉○事君蓋不以堯舜為  
不可及自誣其性者益也無所虧焉○事君蓋不以堯舜為  
有恒性是謂其君也○饒氏曰所以治民者蓋不以堯舜為  
友而獨幸堯舜君臣也○人倫為元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  
日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元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  
法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者皆可以為堯舜也  
法之正以人性者善而皆可以為堯舜也

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  
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矣○三記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  
謹哉○語錄問不仁何以亦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貴其民其則身弑國亡不其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首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謫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者  
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

之甚也

鏡氏曰改是聖人改其惡也古入說法最久後世亡國

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爲是

由不仁

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

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欲獲天

規矩方

規矩

盡所

聖人人

盡所

聖君道

此謂法

甚則身

此言不

以爲

以爲

盡臣道

能仁者

弑國亡

法堯舜

貞之至

方貞倫之至

人之

賊其君

此不法

不其身

而不仁

之理

道

賊其民

不仁者

危國削

之禍者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  
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與存以仁廢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  
亡非特不保四作者爲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承上章不仁則身我國亡而推  
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

意○陳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上言四體以所言  
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  
仁者非他從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  
於此可不畏哉先師曰戒人不仁言亦渴人欲存天理也



得天下

以仁

失天下

以不仁

與存亦然

廢亡亦然

不仁不保四海

不仁不保社稷

不仁不保宗廟

不仁不保四鄰

此舉

上意

之意

而推

右第三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不親之溢評去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

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

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師曰是亦圖  
欲獲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補氏曰為治本乎自  
○亦云云云云云云  
言身得  
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家  
常思量要合理元是無間斷之意此  
章

愛人不親	此見	反其仁	此謂	其身正	此謂	此亦承
治人不治	行有	反其智	反求	而天下	自求	上章而
禮人不答	不得	反其敬	諸已	歸之	多福	言之

右第四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登胡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然。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本於身乃恒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聲是故也。此章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曰：大孝而言之，曾子以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以人自但言

天下皆知  
國天下  
家爲天

以言推言

天下之本在國，當知此亦承國之本在家，修身。上章而家之本在身，爲本言之。

右第五章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此章曰：集注

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室之家。○永嘉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使怨怒入迷。



商法以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

奉之也

**意蓋如此**

**商**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

王是賤人為賢公曰善哉至德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謙者得人公曰

善哉至德不孤善言三三五五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

罪於群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

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

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辭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

而載之自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賦政焉 **暴向**

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

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

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 **承上**

在身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

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

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等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

其本而變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

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代

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請韓洪以洪字代之與疾討

賊承宗斂手前地非朝階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通鑑為同農卿判度支改戶

部侍郎道宗方以急於用度擢裴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兼御史大夫裴度既由裴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韓重臣

度支裴度以使道進既由裴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韓重臣

崔群裴度以使道進既由裴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韓重臣

天下裴度以使道進既由裴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韓重臣

相今承宗斂手前地非朝階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

置能服其心也若相轉則四方無矣請以命以西魏察使

狎獸至不聽王承宗語鎮西行營裴度自命以西魏察使

一節承宗入領可擇舌下之髮為言乃以左拾遺在既至

河而李光顏宗方用兵在淮西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

接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通鑑本在身而言君人承上章家之

所為乖矣致人怨怒其勢必自出臣大家始故變血之言亦  
先及辭臣而後乃百姓也林氏謂不修其本亦指身而言亦  
能勝滴以取禍而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習得凡君  
施教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  
疑其德而辭黎百姓必怨怒則為留滯四海極其遠而君  
裝度之言亦非謂以係亦怨之私怨養其家也行大公至正之  
道可親則致可生則生致之而彼自不怨利之  
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

此世臣為政不  
大家難

此謹本巨室慕  
以力服難不得正身修一國慕

此見服人  
之所難服

故沛然  
德教溢

此見德  
教所施

可以無  
遠不至

右第六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大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

不恃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居大位與德相稱是上之

人愛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是也

是明也若力之小弱原殺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是也

耳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謂其問天下無道小賢大賢役亦

以勢高如此。饒氏曰小德大德小事小賢大賢是也

然勢高非人之功能為即是天了。曰賢者是也。則勢之當

也。雖曰時勢如也。然有大德者。既能回天。役亦此可以見德足

自引至人由百里而三分有三不為。然所役此可以見德足

以勝時勢。通曰集註。實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

勢之當然者。彼則集註。實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

存焉。是曰小德。馬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是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字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補氏曰：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

言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也雖時勢下長身  
被其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桓公為是異言精於子也取與  
孫以蓋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蕭自乘之業大報漢也  
証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為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為有命然物  
則是逆天齊景畏天  
皆也逆天納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盤樂音念救去皆若效大國之  
所為者而獨恥受其致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者在方策舉而  
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直  
反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  
役矣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小國所乘之  
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難久而小國大國同強

大盟反爲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變

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殊音灌夫音共好去声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麗數也千萬曰億侯維也

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

也

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

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

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

子而爲周之諸侯

其修也

其修也

其修也

其修也

以其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孔

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

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

弟云爾語錄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

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决詰於太立名寔爭除太立長

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立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

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

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

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

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者自是也

以天下有道言

太德小賢

小德役

役大賢

小役大

弱役強

以天下無道言

此理之公 此公之理

詩曰商之孫子其雅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胥斃擇將于京

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證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此小役大弱役強之證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音韻與安同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  
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



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

於敗亡也

真氏曰自古危亂之出未嘗無忠言祖伊諫紂

不仁故顛倒迷惘以危為安以害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聽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

此二句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鄆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月洲曰滄浪洲

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

可見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韓氏曰大不仁之人則雖忠是亦莫辨自取之也

是亦莫辨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

形句反

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暗得失之幾評

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則明哲存

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悔毀伐之幾於自取之之初是也

不仁者心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

當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為人蔽也

**以自取之也**

清斯可以濯纓濁斯可以濯足

**有以自取之也**

不仁可與言哉

**私欲蔽固失其本心**

安其危利其當樂所以亡

**顛倒錯亂**

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敗之有

此謂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以自取之也**

自悔自毀自伐然後人悔人毀人伐

**所謂自取之也**

左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惡去

民之所欲皆爲誌

致之如聚斂

反

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

民也錯錯倉故

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

危人情莫不欲色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

此類

之謂也真氏曰

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張

無不合其公願

而後爲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走音

曠曠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所惡勿施即所以  
仁民也故民歸之

以爲淵魚者獺也爲叢獸者鸛也爲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爲去聲動與同音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鸛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

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按謂湯武此謂桀紂如

叢而得免死於鱗鱗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皆爲王去聲

好仁之君出仁者皆爲愛民以歸之○張氏曰非利人之

爲已設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猶夫天理無利天下之

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殷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

是以爲安而不知其爲人欲哀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文章各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

艾固難卒倉沒辦然自今畜物六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艾草為名不  
以久而艾不積不足以長艾之危也通曰三年之艾不積久之  
艾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足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  
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祭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謂相也言今之所為其  
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此章獨在十一字下尾  
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之要在所欲與惡所惡勿  
皆符數民以歸之其王天下化號樂

○得民者

得其民者湯武此言民物今有好仁諸侯皆  
為之此言得

得失有道

○得民者

所欲與聚此二語一猶水就下此言得  
所惡勿施章人大要獸之遠境所欲在

○失其民者

失其民者紂紂此言民物苟不志仁終身憂此言失  
失其心也獺所愛地辱死亡民之

右第九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弱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自暴者所謂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如有道理，其心自絕，以爲不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形句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  
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也辭氏曰前面說自暴

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怨禮義之人已不  
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意耳尚知得可居可由  
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頁自數自那自棄之人有安  
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先師曰哀哉二字當令  
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  
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其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  
憫以警覺之猶致望之意焉  
此字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自強者不知言非禮義自非之仁安宅此曠弗居此哀此聖

可與有言之故謂之自暴以不愷道見曠弗居人見哀深賢之

自棄者不行吾身不能自絕之義正路固舍弗由自絕哉所當

可與有為之故謂之自棄以不愷

義正路

舍弗由

絕哉

所當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應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

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

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於心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

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源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

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通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道在爾

親與長在人為甚迹

求諸遠

舍親長以

人人親其

上偁而下應

事在易

親之長之在人則為甚易

求之難

而反

而天下平

則天下可平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

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

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

反。誠身以才信乎友。何意曲從以求於乎。誠宜行也。長以求

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

謂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况引

也。大齊以蓋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

言誠身。則以自備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三字

中。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

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則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

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錄問思誠莫須

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

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

實實子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

不實無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忘他聖人仁便真箇

是仁義便真箇足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

實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使道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之則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

無異道而明善誠身

實傳道之要訣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只是下仕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朋友等事。如脩身事，統知人知天之統，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通曰：此所

謂思誠則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備  
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  
中又當以知爲先也嚴氏疑集註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  
思誠之本一句而謂明善即是思誠過矣乃子思所聞於  
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之說而蔡氏曰子思以思誠之言人  
言形者動發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孝者用亦與  
功尤爲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出於心於孝者用亦與  
大學相表裏章大宰章句曰其第五十章乃明善之要第六  
宜潛心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聖

治民

獲上

信友

悅親

明善

此以誠身之用言

誠者天道

此以誠身之本言

此以誠身之本言

思誠者人道

此以誠身之本言

當不誠未

言然有能動

此以其驗處言  
之即治民獲上  
信友悅親之類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音... 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辭去

作... 起也信文上起而為方伯。蓋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

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關

關又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

商之時申呂或封支無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並稱也本姓

姜氏後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

君太公望子以矣。文王發政必先禱實氣獨無人之老皆無

故號之曰太公望。陳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曰武王伐商陳

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關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商德

皆尊加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饒氏曰商

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輔氏曰東請何所  
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也

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

羽立佈公即高祖為漢王已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

秦降將軍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

與會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難愈於死乎能出

與王同於一人之下而信神同於萬乘之上者勸武是也亞

頤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

故用巴蜀遠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文王之為此以圖天下有

者又不可不察也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以圖天下有

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

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蜀炎綱幾振亦無幾為當時小國而言也張氏曰張良歸漢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張氏曰張良歸漢

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

為政於天下

得二老大老則天下之心不能外  
舉小國七年則大國五年在其中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室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也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室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  
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  
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之況爲去土

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

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

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

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

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辭詩

卷之十七

合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文侯吳起文侯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

洛陽張儀人之類辟開壑反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

耕稼之責如李悝括回盡地力商鞅以兩開阡陌之類也

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開壑

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壑

特夫直遂已物耳皆為君聚穀之待也○阡陌便是阡井田一

樹一直遂已物耳皆為君聚穀之待也○阡陌便是阡井田一

之外有地則只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變便做王更正界

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間蔡澤傳曰使不以為大功

決裂陣陌觀此可見○張氏曰開闢之間蔡澤傳曰使不以為大功

而先王以為大義出之所謀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

此蓋正道明道以漫人欲之橫流也○補氏曰戰國之時及

君之所求與土之所以難是教時之言然土而以此三者得

通鑑

矣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也其長傷農民傷則難藏禮

傳身則困貧故其貴與其賤其富一也善為一國者使民無傷而

十石除歲為粟九石餘有錢四百五十石食一月為錢千三百五

人終歲為粟九石餘有錢四百五十石食一月為錢千三百五

三十除歲為粟九石餘有錢四百五十石食一月為錢千三百五

費及上賦斂又去此善平糶者必以常糶上中下做天熱則

上糶三而舍中熱則糶二下熱則糶一散民適足糶則

上糶三而舍中熱則糶二下熱則糶一散民適足糶則

上糶三而舍中熱則糶二下熱則糶一散民適足糶則

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秦商鞅令民不父子弟

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鄉縣置令丞發井田

開阡陌路南北曰阡陌東西曰陌平斗角惟稱丈尺

其廣狹與其積數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

亦綴則遂問百畝而遂問千夫而遂塗為陌阡也遂塗而遂塗

之制遂溝洫澮亦皆有川而阡陌之路周其外因其縱橫而命

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有六尺徑容牛馬駝容大車塗

不得為田者頻多先王井田重棄之則幾二丈矣此其才性占

淺備水旱為未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則君以急於心行

苟且之及蓋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耕井實責以盡人力墾



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  
害也孟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  
者乃破壤列湖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辟陌乃三代  
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彞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  
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泝其迹原其心蓋治  
地而主於利國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  
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泯

### 不行仁政

以義政有言

不仁而富之猶在所棄

以開也

辟草萊任土

此謂聚

地者又次之

善戰者最上

連諸侯次之

以義政有言 率土地食人肉其罪可知

###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  
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了眸音半瞭音  
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白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

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虐反

廋音樓

廋廋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

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

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

焉此觀人之法也張氏曰聽其言而觀其眸子則

無所遺矣此言與孔子之言變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

之言為流觀其人設孟子之言一見師教識其大體也若夫

有不容偽者察者天幸者謂此非隔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於

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顯而見者則謂之眸子也

可掩矣其不可掩者則謂之眸子也

是觀乎其外一章互看君子存而察之善惡不可逃矣先韓曰

德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繁辭存乎其人之存乎

觀人之法

聽其言所以審其是非

觀其眸子所以驗其明昧

人焉廋哉邪正不可匿

右第十五章

孟子七卷廿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為為於外也。

傳入奪人上說見得非無故而加於恭儉之實事不以音笑貌為恭儉之實事

無故而取人之上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先師曰子貢曰

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

人儉者必取民不順已驗後之欲耳音曰恭儉惟德無裁余

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音笑貌為恭儉之實事

德有其實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事則音笑貌為恭儉之實事

偽耳天理人欲之分高文虛偽之辨也其亦擴天理而達人欲故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自然無欲未

恭儉音聲

此實德之實事

實與人相辨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後然多欲常懼人之見者

笑貌



意

第十六章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平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去音必別必則也經之通語祭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援救之也權稱以音金鍊其音也稱物輕重

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禮乃不

乎經者也語辭也有張急鐘有大小此等如音有以推在

才後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援救事也

相以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之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推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故曰權以取中推而得中是乃孔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過偏權之權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接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

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同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

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

拘人徒爲失已語錄古人所以拯溺以力道也或曰於此矣

之網也婦溺則適變矣援以手者體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

也也數幾因言孟子在今日以當少其道也

謂天下之溺欲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

少根以求濟是乃授國  
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男女授受不親

**禮記之經**

天下滿授以道

**禮記之經**

嫂溺援之以手

**禮記之經**

欲手援天下乎

**禮記之經**

右第十七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教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窮傷也教子者本為

去聲

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

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  
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或問易子而教考之孔子

亦然若孔子曰教其子則雖所未學必有以加

之又奚問焉陳元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子之恩則難矣○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傷恩而易至於離矣○張氏曰養恩於父子

師仁之德而義之行也○王氏曰父有爭下則子何也所謂

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

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先師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

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而懲而全不教戒又其不肖哉

此所謂云也惟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君子

恐其教必以正以正此父責其

古者

所以相夷本謂

之不

傷恩不行繼之以怒子而有傷

易子

全恩則惡愛子

教子

故不夫子教我以正

此子責其父而有傷

而教

亦不責善反成失教則難不祥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特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

日用三牲之養去聲亦不足以爲孝矣

初言事君事親爲事之大守身則

官守也守身爲重重重說不失其身即守身能守身方能

事親二貫於一身爲重重重說不失其身即守身能守身方能

說不爲事親事之本也就就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上聲○此事親之本身正則



家齊國治法而天下平之此守身所以爲時之本○事之本

見其爲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孟復

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  
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  
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  
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  
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  
忍傷之也說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

其冠童服聖有若安少慮樂曾皙有這意曾子便能承

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卒必有酒

不以爲意則不當承領要領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也。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若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爲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卒其養志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親章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不及焉。雖曾子一節，只曰：此承上文。章無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磨礱其親之志，於此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此一磨礱其親之志，於此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技也。行父母之遺，休故不其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卒其養志之事者，最爲得之云。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法去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父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爲有餘也。故父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謂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故出

本也。是外事。若曾子者，雖可以免責其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段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韓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諸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死師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

以所事君

親君必執不爲事

以所事君

事親

忠可移於君

皆本

守身

順可移於長

於親

以所守言

身家國天下孰不爲守

守身

國以之而治

皆本

天下以之平

於身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之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道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

徐氏名度字格者

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謂格其不合於正也。愚謂問字

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譏。與誦同。行政之失

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

國無不治。去聲。矣。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仁，非此是精神

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語錄：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

尊底道理不但默二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

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蒧感以誠其意。正此

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

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論語：三見齊王而不言

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暗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聲者能更平聲之真者

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

不勝平聲。其又矣。人人而去杜蒧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

去矣是以輔相去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語錄九格定京之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此言

○此言

人不足與適每事而救惟大  
政不足與間其失則難人為  
君仁莫不仁於心而格能格  
君義莫不義其非偽至君心  
君正莫不正之非

此言大人  
一正君  
此言君歸  
於正則國  
無不治者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人之毀

不虞特治也呂氏曰行法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

之譽是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

遠補氏曰。其補氏曰。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人已。兩有聲。益是美人之好。如通曰。譽譽已自是。非非真。况格已而。遽以是。為愛。必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必不補氏曰

行不足以致譽而反得譽

脩己者不可以是遠喜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進

必補氏曰

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脩己者不可以是遽愛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退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補氏曰。耳矣。

易去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補氏曰。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補氏曰。於後。不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補氏曰。亦有為補氏曰。而補氏曰。言之補氏曰。

必不補氏曰

易其言無責耳

必不補氏曰

必不補氏曰

以君子之學也慎於言不待責而後言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七卷二十九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

師則自足而不復反又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者自見其有德有意於為人師而人亦必心悅誠服以師之

泛然之衆以而言也考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

○可以為師

溫故而知新

○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自足而不復進

○可以為師

右第二十二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王驪守魏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

見樂工是姓如司馬  
亦是因官以爲姓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

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也

孟子曰：必受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東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夫

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必有強辨節非聞諫愈甚者。又樂

正子之罪人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

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爲罪亦



右第二十四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于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也啜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

罪而切責之或曰王雖齊幸臣蓋欲自詭於孟子以取重徒

言絕之深矣或曰王雖齊幸臣蓋欲自詭於孟子以取重徒

見孟子之深矣或曰王雖齊幸臣蓋欲自詭於孟子以取重徒

以孟子之深矣或曰王雖齊幸臣蓋欲自詭於孟子以取重徒

既制亦子敖故舍賂而定始不見其師曰此二章則知君子之

一已事亦正子初意不欲來齊見孟子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

作兩章無緊要事味不來失身從之使是因失其親將未

賈視為無緊要事味不來失身從之使是因失其親將未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

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補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說趙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

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

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

以意度說自行所以朱子之不可告也

雖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去聲

雖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告

者禮之正也經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告

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

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體道謂

道不為身與道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警叟子非大姪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辨不告而娶者

告者告之告也以君詔之而已或問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

告而受竟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倪毅

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  
而孟謂君此更重之矣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  
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  
口則是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  
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殺之  
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君也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  
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成而扶  
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  
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

不孝有三

○其一言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其二言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

○其三言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省不孝之書

述不孝之書

右第二十六章

○子學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

猶此也語錄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各實之實有對性而言

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足義事

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足義事

問突難華而言仁義之變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足義事

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

考○熊氏曰此字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

道大矣而其切夾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體二踐行於此而充

天性之真於焉發見不窮否則孝弟為仁乃以之為其意亦

地矣○寬齊蔡氏曰有不窮否則孝弟為仁乃以之為其意亦

親主乎愛而仁義則愛之宜也孟夫子言仁義偏言之事也

從兄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言其理一也分而言之則事親而

仁義言仁義之實也先師曰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弟為仁

見親親為仁義之實也先師曰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弟為仁

此意有相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諫

斯一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七容

容無所勉強

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

反七容

容無所勉強

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

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

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

○此章

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

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天

亂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

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

謂文不厭其繁至於生焉要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是親親

仁民愛物義是長也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

未事君時未則貴尊賢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

於以上做將去處新便長仁或之當仁一民委其貴尊賢便

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其地非貴明得無

所定不後便足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

言是強字緊要。通曰前兩實字是就人小心上說下三實

字是說上六上說。蔡氏曰。饒曰。知斯二者又在而固守之

所謂知而弗去是也。仁嘉會利物皆正之意而真固守之

字意真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万物之成始而真固守之

為真也。則隱羞惡皆歸守之固蓋万物之成始而真固守之

智之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此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朱

混世於子五藏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

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章之所以成終

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弗去也。恒孟子此章之所以成終

為本而又以事望從兄之而弗去也。恒孟子此章之所以成終

之發最為切近。而實者。也。曾則吾心虛靈事親從兄之

乎其中。老也。然之以在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仲良心之

然生也。而不可得。自也。若智之知而弗去也。與禮之節文猶

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字問

之極助也。○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之熱

親而不自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

昏而不知。溫清定省。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

言之。如溫清定省。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

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

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動

手舞足蹈皆自然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  
曰實如果實穀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  
生而為五者只在事觀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  
得這箇節又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然少焉  
用道到枝葉蕃茂樂此章論語本立而道生相與前西事  
從兄是為仁之本此後面習禮樂是道生但有子欲得  
從兄是為仁之本此後面習禮樂是道生但有子欲得  
殺身取賢之等此節文也此就親說中而言則又有親  
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也此就親說中而言則又有親  
文作靜字音節文斯二者作對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常  
看禮樂合信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道義自然生此  
是信禮樂合信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道義自然生此  
便不說長也字了信處最要看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  
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身上認  
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非去足就體認  
存妄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知非去足就體認  
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足歸手舜只是形  
容技幹暢茂花萼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足歸手舜只是形  
謂實即有子所謂木可玩而道生而後生而後生而後生  
則可觀善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而後生而後生而後生  
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可已則不知其技之繁葉之茂也  
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則可已則不知其技之繁葉之茂也  
事之直也訓禮曰夫禮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  
者四端之仁義禮智有以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釋哉

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能於事理言亦  
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

事親良實切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見之明而守之固

仁義之實從兄天下之理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是也皆原於此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節之密而樂之深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  
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  
一而未始有違无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審矣  
語錄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者父  
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言是得親之心然猶是誠



事性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此  
所以爲尤難也。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  
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道之謂孝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  
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  
豫道順乎親之心又兼論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

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謂以孝絜絜又不得姦言舜乃瞽瞍之子不幸遭此頑母

及其異母弟各姦者亦驕傲而能知孝之理也

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大禹或時或見於舜

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信於瞽瞍

且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

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

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

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

意所謂定也

此以

分言為法於天下

可傳

於後世

非止一身

一家之孝而已

此所以為大孝也

張氏曰

事親之道

不能盡而

能盡之

非有所加益

於其間

止

盡事親之道

惟天下之至誠

有以感通

故耳

又曰

舜為法於天下

下之為父子者

定可傳於後世

萬世

不可及

而取法於舜

定矣

夫為人性也

欲取法於舜

如之何

并曰反身而誠而已

矣

饒氏曰聖人遇此

人倫之變

却能回變

為常返逆為順

所以可為法於天

○李氏曰

名侗字惡

舜之所以能

使齊瞽

底豫者

盡事親之道

共

為子職

不見父母之非而已

仲素語

此云只為

去

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了翁問而善之曰

唯如此

而後天下之為

父子者

定彼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

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耳

中

素名

此

罪引

者此也

故

孝子自不見

父母之不是

而盡

實而當萬世

不可

易

死

之實也

○真氏曰

舜所值者

至難事

之親也

以父母為不是

而自問

以為

己之隱

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

出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替喪者故替喪底豫而天下之  
爲人子者皆向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  
耳孰有不親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  
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謂  
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以歸已言天

舜

下悅而歸已猶草莽也下之悅爲舜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以事親言父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母之悅爲宜

盡道而替喪底豫

天下化

見天下  
無不可  
事之親

父子定

見天下  
無不是  
底父母

右第二十八章